

第 100 期



翠穹之下

陈金昌

每天都要开车经过晋江青阳的崇德路。这条路并不宽敞，倒是两边有一排排大叶榕，枝干虬结，树冠相接，像是站立两旁的迎宾侍者，弯着腰，搭着手，在半空中搭成拱形的绿色穹顶，让走在中间的路显出几分幽邃来。

听说，崇德路两旁的大叶榕种植于1996年，至今已近30年了，早与崇德路融为一体，成为行人眼中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眼下正是春光明媚，大叶榕的新叶最为动人。枝桠上冒出片片嫩芽，肆意地向上舒展着，让整条路换上了新装。像是掺了阳光似的，新叶的绿薄得透亮，嫩得能掐出水来。微风过处，千万片新叶轻轻颤动，宛如绿色的涟漪在头顶荡漾。这时候的绿，是最为鲜活的，带着一股子生涩气，全不似夏日的浓绿那般老成。每次堵车烦闷之际，我都要抬头看看这片新绿，心中顿觉清爽起来。

而到了盛夏时节，大叶榕的荫蔽，让崇德路成了天然的凉棚。宽大的叶片层层叠叠，将烈日挡在外面，只漏下些细碎的光斑。正午时分，阳光最毒，树荫下却自成一方清凉世界。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鸣叫，树下的行人来去匆匆，谁也不曾抬头看一眼这些默默奉献的绿色卫士。只有偶尔一阵穿堂风掠过，引得树叶沙沙作响，才让人恍然惊觉头顶这片浓荫的存在。

大叶榕是常青树，一年四季始终绿树成荫，但并非永不凋零，只是掉叶子的季节也是在春季，便有了“春风扫落叶”的景观。大概是冬末初春吧！绿叶渐渐染上金黄的色泽，一阵风吹过，黄叶纷纷扬扬地飘落，在空中打着旋儿，像是在落一场金色的雨。落叶铺满人行道，踩上去沙沙作响，别有一番意趣。环卫工人日日清扫，落叶却似乎永远扫不尽，今日刚净，明日又积。但这落叶去得也急，不过三五日光景，枝头便已光秃秃的了。那枝干盘曲遒劲，在蓝天的映衬下，勾勒出疏朗的线条。偶有麻雀停驻，啾啾数声又飞走，更显得树影寂寥。但细看枝头，已然孕育着芽苞，不过一场细雨的工夫，昨日的满目萧索很快化作了片片新绿。

开车行驶在崇德路，在翠穹之下看芸芸众生，感悟生命的意义。大叶榕一年四季不言不语，却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轮回。新绿时的欣喜，浓荫时的庇护，黄叶时的绚烂，枯枝时的静默，无一不是对生命最好的注解。这些树教会我们，成长需要耐心，奉献不必张扬，繁华终将褪去，而希望永远孕育在下一个春天。

崇德路的大叶榕，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生长着。它们见证了城市的变迁，守护着行人的脚步，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生命的真谛。在这喧嚣的都市里，能有这样一条绿荫匝地的街道，实在是难得的福分。当我们在树荫下驻足，或许能听见时光流淌的声音，看见生命最美的模样。

第 100 期



又见故园飞白鹭

刘峰

一俟“绿遍山原白满川”时节，白鹭翩翩飞回了故园。

胭脂色的晨曦下，橘黄色的夕照里，时有一群白鹭栖在村溪柳林，远远望去，宛如一团团未消融的春雪。总有那么一两只，立在高高的树梢放哨，随着柔韧的枝条起伏，如蹀躞蹀板似的，气定神闲中，带几分机警。

漫步柳林，仰望树梢，只见一只只白鹭，宛如小家碧玉，仿佛童话里的白雪公主，恰似林风眠画笔下的仕女。偶尔，有的白鹭会像孔雀开屏一样，迎风抖动翼羽，宛如新娘洁白的婚纱被风儿轻轻撩起，真美呀！

绿秧田的白鹭，是那么的好看！

“高田如楼梯，平田如棋局。白鹭忽飞来，点破秧叶绿。”此时节，秧苗尖尖，才插入水田不久，正在悄悄返青。白鹭来了，仿佛画笔蘸了锌白，点染在青绿里；又似一瓣瓣洁白的栀子花，缓缓飘落绿秧田。

晴日里，常见三三两两的白鹭，在秧田一边静踱步，一边静静觅食，宛如小小的白云在移动。它们那小小的白影倒映在明净的水田，格外雅洁、恬静、柔美。

此时，我喜欢坐在青青草坡，慢慢欣赏白鹭之美。

只见，白鹭娴静地迈着一双纤细的腿儿，黑水晶般的眼睛凝视着水面。当发现水下有动静，它将蜷曲的脖儿微微向前一伸，“噗——”闪电般地将长喙伸入水里，衔起一粒青螺，或一只小虾，或一尾小鱼。霎时，水面绽开了一朵褐黄色的水花，漾开一圈美丽的碧螺旋。

白鹭飞翔在秧田上空，在蓝盈盈的天空衬托下，身姿十分优美。只见它的颈子弓成“S”形，一对纤腿朝后并拢，笔直伸展，微微上翘，宛如一对挠钩，一如飘逸的汉隶。从它飞得是那么的静，一双翅膀一上一下，舒缓自如，从从容容。山空湖静里，翅膀摩擦着空气，发出“啾啾”的微响，宛若电流穿过，是那么的好听。

山青青，水碧碧。当鹭儿飞翔在青山绿水间，倒映在水里的影子也随之静静迁移，如梦似幻，使人想起曹植笔下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的洛神。

偶尔，秧田上空飘过一片云，秧田变得青阴阴的，白鹭的羽毛随之变青。当云飘过后，白鹭仿佛从电影镜头里走出似的，立在秧田，光艳照人，恍若隔世。

有时，云儿来不及离开，会洒下一场细雨。一只只白鹭立在淡青色的雨雾里，一动不动，变成了一团团朦朦胧胧的白影儿，有一种无言的凄美。它们不愿飞走，与青秧相依。当云破天青，一道彩虹弯弯，横跨在青穹，宛如一座江南桥。目之所及，露珠闪闪，流水潺潺，白鹭分外活跃。被细雨洗濯后的它，是那么的玲珑、洁白、秀美。

白鹭飞到哪儿，哪儿就是一幅画。倘若，一定要给画儿取个名字，我叫它：初夏！



绿满崇德路

陈巧玲 摄

行行走走中，总会发现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。在晋江市，不管是安海镇的土笋冻、桔红糕或东石镇的蚵仔煎，抑或深沪镇的壶仔饭、马鲛羹、杂菜卤，都是家喻户晓，名声在外的乡味小吃，满满都是乡愁味道。

好友周末返乡，让其从深沪镇捎带回润饼卷。随着在茶韵中品尝深沪润饼卷的甜香滋味，我脑际里也泛起了在深沪镇与润饼卷的初次邂逅。

深沪是一座海丝风情小镇。2016年“五一”假期期间，我应约到深沪镇，斯时那里正在举办首届美食文化节。在品尝过深沪汤汤水水的美食之后，路过深沪镇文化中心路段时，一位老伯正在现场制作贩卖一种叫作“深沪润饼卷”的小吃，我脑际里的些许回忆被勾起来了，于是停顿下来，与卖家唠叨了解一番制作过程，也买了一些带回家与家人分享。

其实小时候，我也吃过类似的糕点小吃。以前在安海三里街，有个小贩时常沿街贩卖一种名叫“酥搁脆”的小吃，也是用春卷皮包裹花生碎之类的小吃，吃起来香香甜甜。这种“酥搁脆”是把麦芽糖拉成薄薄的一片片，然后沾满花生碎，包裹成卷，入口酥脆，与深沪润饼卷糍软劲韧的口感大不相同。而与深沪镇近在咫尺的金井镇也有类似小吃，外观与内在差不多，但包裹的物料还添加了茼蒿、菜头酸、蒜白等，更别有趣味甜香的丰富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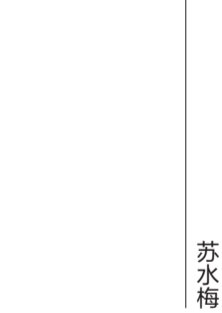
润饼卷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润饼皮包裹食材的食品。在晋江，传统的润饼皮是用面团碾压成薄又圆的形状，然后贴在烘炉壁上烘干而成，一般用于润饼菜包裹用。而深沪润饼卷用的面皮是采取另一种手法制作的。先将高筋面粉、水、盐按一定比例混合并反复搅拌，形成充满黏性、韧性和筋道的面团，然后取部分面团抓在手里，在烧热了的平底煎锅上一贴、一蹭，再快速提起，待面皮定形熟透后取下，所呈现的是一张薄薄而富有Q弹筋道的面皮。虽坊间有称之为“擦饼”，也有叫作“润饼皮”，但应该叫“春卷皮”比较合适吧！

深沪润饼卷的制作原料中除了面皮外，其余二项就是花生碎和“甜仁心”。花生碎的制作比较简单，就是把花生仁放到锅里炒熟后，去除全部花生膜，再将花生仁碾成碎末即可。而制作“甜仁心”则是比较费工夫的：首先须先准备好切碎的葱头，经油炸而成金黄色的葱头酥。接下来的熬糖是非常关键的一步，如果糖熬不到位，就会不成型，这个过程是技术活。按一定比例的水、麦芽糖、白砂糖和盐一同放进锅里，掌握好火候慢慢熬煮至糖汁黏稠。熬好的糖浆起锅后，及时撒入油炸葱头酥，趁热搅拌均匀，稍待放凉成形，即用木棍撬起成团，然后缠绕在木棍上进行拉扯，混入空气的糖体，慢慢就变成白色的“甜仁心”了。贩售时则取“甜仁心”拉成扁长形状，剪一段铺放在面皮上，撒些花生碎，再将面皮两边折包起来，就是甘甜蜜香的深沪润饼卷了。

深沪润饼卷经经济又实惠，既可佐茶，也可解饥。满口回香、甜而不腻的滋味，让它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最爱，也成为逐浪扬帆的“讨海人”出海补充能量的船上美味，更是一道让旅居海外的“番客”念念不忘、装满绵绵乡愁的乡味小吃。



八叔公的脚板薯



苏水梅

清明节那天，我回到老房子。八叔公种的脚板薯在老房子的角落里堆得小山一般高。八叔公问我们喜不喜欢吃，如果喜欢吃的话，就每人拎一块回家。

我知道我的八叔公属马，今年95岁。之所以清楚地知道八叔公的属相，是因为我在那座老房子生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，亲人们许多次和我说起我出生那天的场景。

因为早产，当时情况一定十分危急，老房子里应该是一片忙乱的情形。多年后，我从亲人口中支离破碎的描述，复原出当年的紧张气氛。八叔公火速前往山下的水沟旁采摘一种草药，据村里的接生婆说，那种草药可以缓解产妇的不适。她们应该是希望我能在母亲的肚子里多待上几日，不承想，我还是着急慌忙地来到这个世界。

后来外婆告诉我，我刚生出来的时候，肚子是透明的，在抽屉里睡了三天，才会哭，才会吃奶。那三个日夜，外婆寸步不离照顾在侧，用棉签往我嘴唇上沾一些汤粥。好不容易，我活了下来。

八叔公已经搬进小堂叔新建的楼房里。新房就在老房子旁，外面有两棵古老的龙眼树。我曾多次听村里的老人说，那两棵龙眼树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就已经是亭亭如盖的样子了。我们小的时候，龙眼树下那一片阴凉的场地就是最快乐的游乐场，打玻璃弹珠、转陀螺、跳绳、跳格子……

当然，最快乐时光莫过于龙眼成熟的季节。因为有很多年，八叔公向龙眼的主人承包了那两棵龙眼树。一到收获的季节，八叔公就架上梯子，上树去采摘。那些年月，龙眼的果实很值钱，我们一群孩子只能在树下捡拾掉落的龙眼。即便是这样，每个小朋友也都能吃得肚子滚圆。

龙眼树往外就是田地，八叔公的脚板薯就种在田里。

八叔公是种庄稼的好把式。前面讲到，他和我一样属马，“你是晚马，歇工的时候生的，所以你一辈子都不用干重活，很好命；我是早马，一大早出生的，这辈子就是劳碌命。”八叔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的笑容像一朵绽放的菊花。

在八叔公的脸庞还没有绽放菊花的那些年月里，他总是不辞辛苦地默默耕耘。水稻、芭乐、橘子、橙、柚子、香蕉、菠萝……八叔公种过的作物品种繁多，每样都产量丰、质量好。

多年以后，我离开家乡，离开住了二十多年的那个家。老房子在时光里渐渐颓败，一切已是物是人非。好在，岁月在脸上刻下沟沟壑壑的同时，也让我学会用一种遥远的距离和新鲜的眼光看自己。

八叔公很认真地委托厦门的小姑娘，带一大块脚板薯回厦门给“韵啊”姑姑。八叔公说的这位姑姑已年过八旬，我跟她许多年没有见面了。记得最近一次遇见是在厦门轮渡码头，我下了船，上公交车要前往小姑娘家给表弟补课。如今，表弟家的孩子已经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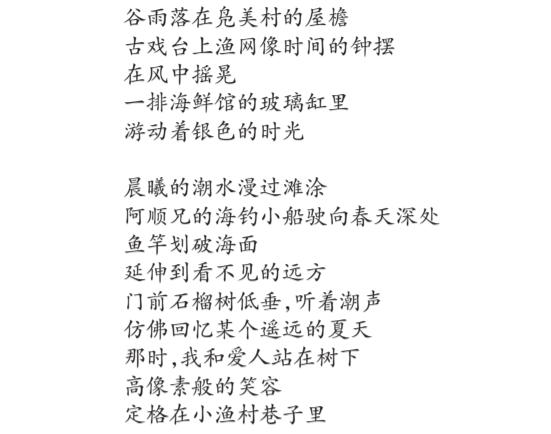
八叔公自幼和我爷爷从老家泉州来到漳州，苏家的八兄弟如今只剩下他了。“韵”姑姑应该叫八叔公“八叔”，老人家习惯在称呼对方时加一个“啊”字的尾音，这样的情韵只有用闽南话说才能表达得出来。八叔公说：“叔种的，给她，她一定喜欢吃。”

写到这里，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


谷雨时节的鳧美村

一凡



晨曦的潮水漫过滩涂
 阿顺兄的海钓小船驶向春天深处
 鱼竿划破海面
 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
 门前石榴树低垂，听着潮声
 仿佛回忆某个遥远的夏天
 那时，我和爱人站在树下
 高像素般的笑容
 定格在小渔村巷子里

夜幕低垂，青创食堂的灯光亮起
 八塞的渔火在海上漂浮着
 像一首古老的歌谣
 被潮汐轻轻吟唱
 渔网、鱼竿、石榴树都在等待
 下一个季节丰收的潮声



怕见花开

章铜胜

过了清明时节，气温突然间就升起来了，那些在早春时还悠然着的花儿，此刻也乱了方寸，一阵风似的全开了。整个春天就显得比往年格外的热闹些，真的如辛弃疾在《汉宫春·立春日》一词中所说的那样，有了“却笑东风，从此便熏梅柳，更没些闲”的慌张模样。我是不太喜欢一个慌张而又短暂的春天的，大概已经习惯了那些春日的花次第开放的连綿，习惯了在一朵朵花上盛开着的岁月悠然的样子。从情感上来说，我更希望春天是一个漫长的季节，希望她缓缓地来、迟迟地归，让我们有时间、有心情，去品味春日花开的种种美好。

花开陌上的春天，总是安静而又美好的。我希望在早春的一抹残雪里，看见湖边一枝梅花疏影横斜的浅淡，墨干虬枝，染点点梅开，绿萼，或是红梅都好。在一场寒意冷冷的春雨中，看见一株白花，或是紫花辛夷瓣着惊鸿的一树花影；看见一抹烟村的屋脊之间，团团杏花，涂抹如云霞的一片绯红。在一阵和暖的春风里，看见村外的那片桃花林，看见桃林间桃花片片御风而舞的自然和随意，也看见桃花覆蹊的花落成阵。不见桃花也好，见了桃花也罢，谁又会在意这些呢？看见花开时，自然也会看见花落。

早晨去公园慢跑，一半是为锻炼身体，一半是为看看公园里的草木。从清晨的一点亮光里，看见植物刚醒时的样子，再到一缕阳光穿透树影，洒在眼前的地上。一阵清风穿林而过，留下些微的声响。那些植物，在阳光和风声里，似乎也精神了一些。我也一步步地跑进了沿路花开的阳光下。

在煮微的晨光里，我看见香樟的叶子耷拉下垂着，没有半点精神，仿佛是在打着盹儿。而春天的花儿是不同的，它们开着，在夜里似乎更精神一些。这个清晨，我看见那些海棠，依然开得很热闹。海棠含露，那样点点红尘的热闹里，便有了露的清涼与清淡。苏轼在《海棠》诗中说：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想想，苏轼的担心还是有些多余的。昨夜落下的海棠花瓣，已经被人扫拢了，堆在路旁。一路跑过来，看见一堆堆的海棠花瓣，心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。路两边，一棵树的海棠依然开着，花纷纷，叶葳蕤，依旧热闹。突然间，就喜欢起海棠来了。张爱玲恨海棠无香，但看着海棠的花开花落，我却无法生出半点的恨意来。

在海棠花开之前，梨花开过，李花开过，桃花开过，樱花也开过了。开过的花，已经落了。在海棠花开之后，还有牡丹、芍药、紫藤，还有那么多的花要开。春天的花，真是太多了。海棠花开，不是一场花事的开始；海棠花落，也不是一场花事的结束。也许，世间的花开花落，本没有开始和结束。我们盼着花开——花开了，花也落了，可我们依然会固执地盼望着下一次的花开。

海棠的花，边开边落。就像是每天清晨，在我慢跑的路上，总会看到有的花正在开，有的花已经开始落了一样。久了，便习惯了那一路的花开花落，也就不以此为意了。到了海棠花开，也就有了一颗平常心，知道花开，花也会落。在海棠花开花落时，紫藤也挂起了一串串紫色的蓓蕾。一串串的粉紫，那样新，那样嫩，仿佛和逝去的春光没有任何关联。串串紫藤挂起的，是一串串簇新的春光，耀眼而又鲜明。

看见将要开花的紫藤，心里忽生了一点怕意，怕见花开。就像前几天，发现我家阳台上的几盆牡丹开了，粉红、深紫、金黄，花形硕大，花色妍丽，好生欢喜。妻拍了视频，放给人看。他们看见牡丹花开，很是开心。昨天，在阳台上，看到紫红的花瓣落了，很红的花瓣已经淡成了浅浅的白，心里突然就有些怕了，怕他们会问起那些牡丹的花开。

时到暮春，心里突然就有了一种怕，如辛弃疾所说的“生怕见花开花落，朝来塞雁先还”的怕。怕见花开，还是会见，索性就不怕了吧。见了花开，再见花落又何妨，假以时日，花还会再开。